

# 青海評論

元仲是

青海評論

## 第七十七期 目錄

青海最近要政之討論..... 綠波

毒惡的迷信——喪葬..... 鎮西

公務員..... 可憐虫

各縣巡迴官傳視察隊日記..... 盧澄

## 青海最近要政之討論

關係着紙幣收回後的民生問題

說到青海的政治問題，現在有很多很多的，均需要着改良。但是我們要把這些問題，全數拿在這裏來討論的話：因為她的很廣泛；很雜亂的關係，當然確為時間所不許；何況在青海這種財盡力竭的財政萬分困難之際，要談實行許多政治的改良；和改造的話，更是做睡夢也想不到。所以我現在要提出討論的條件，是很平凡；很容易；而不費一財一才的力量，均可從容不迫的能辦到，尤其關於民生方面的現下的事實，來作一個極其簡單的討論。希望當局，尤其負有社會專責的當局機關，特別加以整頓，俾平民們能得到一些兒實惠，這不但是我，就是一般與我們站在水平線上的平民們，都在很熱烈的馨香祝禱；歌功頌德的。因為能犧牲少數人的不規則；不合理法的利益；便可使多數人的生活，漸漸的趨於合理化；經濟化；安定化。因為多數人的生活都合理化；經濟化；安

定化時，便也是民族復興條件中的一個大關鍵；一個大捷徑。這種大多數人所企望所切盼的舉動，當然是爲極少數的人所不滿的，所不願的舉動。這裏，我們就應該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爲前提，是要犧牲極少數人的利益的，所以這種事實的能否實現？須全視乎負責當局的對於此舉能否憂豫顧慮；或當機立斷的責任心的表現了？

「生賤熟貴。」這是青海地方，尤其省會方面特有的現象，故與商業比較發達的地方上所有的：「牛貴熟賤」的狀況，是極端相反的，但是這種「生賤熟貴。」並不專指未做成熟的生東西賤；而成爲即能入口的熟東西便就昂貴之謂。其實無論任何東西，只要僅僅經過了一度人爲力的些須製造，不論其熟得就能入口與否？而於原價比較上，就要昂貴的，超過其手工上，或應得的作料上的價值幾倍哩！這種原因，便是少數人的貪心太嫌過度中所得的必然的現象。但是貪心過度的結果，是少數人僅能得到一種不合法，不規則的利益；而多數人便就吃了很多不合理；不經濟的種種大虧。不過「生賤熟貴。」的在青海，已經成爲相沿頗久的習慣了，如果在地方不繁華；商業競爭不成爲事實的時候，誠然談不到容易的改革，所以我們現在也就對她不必去討論了。我們現在所取應討論的，是一種在用鈔票時代的貨價；和鈔票收完以後的貨價，兩個時代，確有研究的價值；也有討論的必要，因爲這是在我討論的問題中的一個主觀的主人翁的便是：

青海已往，在用鈔票時代的物價，我們以經濟的原理——貼水上；和用現洋後的各地的物價——折算上比較下來，的確有些便宜，可以使顧主來沾，但是自從鈔票破局努力完全收回後，於是情形上就有些不同了。外縣的情形，我們固然不得詳細而知，而省會地方的物價情形，已與用○票的時代，固然成了反比例了。以經濟的原則上說，○票收回後，如果無外來的款項，大批入口時，則此地的金融，自然要較前用○票時奇緊枯竭的了；而於財政奇絀枯緊的時候，物價自然要低落的，而青海在事實上，不特物價未低落；並且比較從前銀○廣盛及票現一律不分高下之時，反倒增漲了許多。於此交通方面較前進步許多之際，不過在這裏，我們對於商人也似乎應該有原諒的地方才對，這個原諒的地方便是：

「在用紙幣的時代，青海的現洋，的確不容易輕見。這時若有持現洋的人來上門購貨物時，商人方面，便以現洋之不易得，就不惜吃虧，及賠累血本，定必使交易成局。同時，對於紙幣購貨的代價，若折合爲現洋，便已吃一些小虧；何況彼時的現洋，實是奇缺，在表面上雖曰每現洋一元，可換紙幣三元；假如你專門找尋兌換現洋時，骨子裏絕非三元二三角，換不得現洋一元。所以彼時商人們的生意，的確處於賠累的景象中，到現在票洋被收回後，當然不肯輕易落價。這種理由；是必需要達到得失相抵後，才能將貨價低落得如往年的平衡狀態中；何況現在的

交通，最近又不大流暢。外貨不容易源源而來，所以他們對於貨價，更其是不肯低落。」

說到這裏我們對於商人方面，在原諒以後，又不能不有一種相當的責備了：

「在五六月間，紙幣的價格急轉直下之時，一般商人，彼時在信賴政府之下，希望政府對紙幣，極力設法維持，雖不能與現洋一律的十足通用；但至少總可恢復去年一元貼水二角的地位。信賴的結果，便是利令智昏，利慾心未免太賺高漲；太賺濃厚，乘着紙幣低落之際，愈加向低抑壓，儘量的以賤價劣貨，收買紙幣，希望紙幣恢復去年的價格以後，便可大賺其錢；大發其財。因為這樣，弄得紙幣，益形低落，直至不可收拾之地步。真所謂「弄巧反拙」「畫虎不成反類犬」了。在此中間的紙幣雖然經了一度的迴光反照，強自將牠的命運掙扎了幾天，終於便以賤值而被收回。因此，便使這些利令智昏，貪心發財，抑壓紙幣的商人們，吃了很大的虧，而無處訴苦，真是「啞子吃黃蓮」了。」

我們根據以上的兩個理由：一方面固然在為商人們呼冤；而一方面也要埋怨他們的荒唐。因為紙幣的低落，無論在直接或間接，他們確有一部分操縱的責任的担負，是少不了的。而賤值收○以及售貨的賠累，都是因果的自取；所招的，並不能錯怪他人。為什麼現在竟要對於顧主，加上一種補償你們的賠累的負担呢？雖然你們為維

持血本起見，但良心上至少要感着一種高抬貨價的不安吧！不過我們似乎於此中論長短，覺得把話說出範圍以外了。現在我們又折回來說：對於一般商人的高抬貨價，准作其含有重大性意味的，不過外來的貨物的昂貴，是有以○易現的吃虧；或匯兌之貼水大漲；或交通的阻滯不暢；我們固然很可加以原諒；但是本省所出產的東西呢？紙幣是在全省通行着；又沒有匯兌貼水之事；很近的交通，老是那樣着，夠不上什麼阻滯或不暢，為什麼土產品，也較常能昂貴呢？這真使人不解！

本地所出產的土物很多，我們對於閩人們要時髦；出風頭的所用的值錢較多的東西，當然絲毫不提；分釐不討論，就是討論，也討論不了許多。因為閩人們，有的是錢，多花費幾文也是滿不在乎！不算一回什麼稀奇事兒，無須我們來嘆舌，茲謹就極普通的一般平民們每日所必需所少不下的常用品，來談一談，我們可以把他分作兩方面來說：第一是食；第二是住，這兩樣比較上是人民刻不能離的一件，茲先由食的方面說起：

吃飯問題，是無論任何民族都不能一時少的。中國民族，除南方人多以米為主要食品外；北方人大半以吃麥麵為主；西北的情形與北方無異。青海人在城市中的，多吃麥麵；在鄉下的，多吃青料，而麥麵也是離不開的，所以我就以麥子來代表其他食糧。因為其他食糧的價格，是以麥子的價格為進退高低的，不過麥子既成為人刻不能離

的東西，那末他的價格的高低漲落，是關係着人民生活問題極其大了，所以我首先將他提出來：

(1) 麥子在已往，○票每二元值現洋一元時；每斗僅售○票三元左右，後來○票跌至三元時；麥價又竟漲至四元五六角，○票跌至四元時，麥價僅漲至六元左右，鈔票跌至五元時；麥價漲至七元四五，最大為八元以下，那時依這些各種價格，合算為現洋，每斗不過僅為現洋一元五六角上下，自○票收回後，起初每斗尚為一元八九角；或二元左右，現在竟然漲到一元三四角了。這種高漲，在富有的人家，固然不弄一回什麼事；而在一般平民的生活上，不免又要大起恐慌了，尤其在金融枯窘的場合中。

這種高漲，是無理由的：今年的天年雖不大好，除了一點一塊的雹災外；既未經黃病；又未解虫吃，比較去年誠有過之而無不及的現象，何以存稼禾入櫃的時候，而竟高漲起來呢？有人這樣說：「穀賤傷農。」不錯！麥子價格昂貴，農人方面，當然獲利倍厚，這話在金融繁華的地帶，是很合經濟原理；而在金融枯窘的青海，是有些說不下去。因為一個地方的經濟，和本地方的貨價；糧價，都是相依為命，不可分離的，在這種場合中，食糧的貴賤高低，實以該地金融的榮枯繁簡，是息息相關的。在金融流通的繁盛寬裕的地方，穀價太賤，自然是會傷着農人，因各貨都昂，只有穀賤。農人自然不合算；而在金融枯窘的地方，如果穀價昂貴，不但於農人身上無利益；而於一般

平民（農民不能例外）的生活問題，且有許多的損失，其結果，便會鬧成畸形的發展，使貧富之調，日差日遠，終縣殊至不可救藥之地。中國歷年來的米麥價值，不能提高之理由，也就是經濟衰敗；金融枯窘的關係。因此，在經濟不能活動；金融很枯竭的青海，按依稼禾收成的成分，食糧是不應該高漲的，根據這個理由，有責者當然是有折衷經濟，及售價之各種情形；以及本省的金融狀況，有重定價格，嚴厲執行之必要！不然，影響民生，豈堪設想。更希望致力於此工作時，要破廉情面，不惜極少數人的利益，站在大多數人的方面！

(2) 麵價在鈔票每二元值現洋一元時；每紙幣一元，可秤麵十五六斤。鈔票跌至三元左右時，每元可秤麵十斤左右，後跌至四元時；每元可秤麵七八斤，跌至五元時；每元可秤麵六斤。若依彼時的情況合算起來，每現洋一元，可秤麵三十斤左右。在○票初收回時，每元尚能秤二十六斤麵；但是現在竟漲至二十二三斤。因為麥子與麵粉，是有連帶關係的，也值得應該於折衷糧價的規定後，合算斟酌，重新規定，以維貧民。因為秤麵吃的，完全是貧民。

(3) 肉：肉的種類很多，在青海方面最普通，最容易使人吃到的，為牛肉、羊肉、豬肉，茲分述之：

(甲) 豬肉：豬肉在○票時代，每斤的最低價值為二

角；中價爲三角，最高價爲五角至七角，依彼時的情形，合算爲現洋，每斤不過爲一角二三分，自從紙幣收回後，竟突然漲到二角。其間最可奇怪的：在洋價跌落時；豬屠對於顧主，照錢數計算價；反之，在洋價高漲之時，豬屠對於顧主，又依照角子來論價了。例如：洋錢每元跌至換銅板四千餘時，他們的肉，每斤就按依一千計算論價；反過來說，洋錢每元換銅板八千時，他們就不算錢了，便以角子論價。這樣反覆操縱，使顧主無形中吃虧不少，這不過是一個例子罷了！其實洋錢的漲落，也不定爲六千；或四千餘吧！不過以這種奸詐而帶欺騙性的生意，是最痛恨的，只有屠戶，才能如斯無理。對於這種荒唐行爲，不特可以值得隨時定其價格，並可隨時於可能範圍以內，嚴加督責；並調查。

(乙) 羊肉：羊肉在鈔票時代的最低價值每斤爲一角五分；中價爲二角及二角五分；最高的價值，爲由三角至四角。按依彼時的票現相差數目合算起來，每斤不過合現洋爲八分左右，而現在又值羊肉正豐之際，自鈔票收回後，也突然漲至一角三分以上，且亦時間與有豬屠發生同類奸詐欺騙情事，這也值得有責者，應該隨時定價督責，而必須隨時派人調查的。

(丙) 牛肉：牛肉在○票時代之最低價格，每斤爲一角一二分；中價爲一角五分；或二角；最高價由二角五分，漲至三角。依照彼時的情形，合算爲現洋，每斤不過七分上下；而現日竟有漲至一倍之可能，這也值得有責任者必須重行酌情規定的。

(4) 清油：在○票時代，最低價爲二角；後來漲至

三角四角；直至五角七角八角，這完全是一種油販子的故意有心操縱的漲價；而不是自然的增漲。但以那時鈔現折合下來，合現洋每斤不過一角左右，而現在竟然突漲至一兩六分以上，因爲清油在一般平民上，更是每日離不開的一種東西，所以也有折衷公平定價，以免平民，尤其貧民有吃虧的必要。

(5) 煤渣：煤本是一種燃料，但他與飲食上的關係很大，所以把他也列入食的項下。煤渣在鈔票時，每票元最小價可買得一斗五升；後來竟漲至一斗；由一斗漲至五升；直至四升。若依彼時票現折合的情形計算下來，每現洋一元，可購的煤渣二斗二升以上，但是到紙鈔收回後的現在呢，竟漲至每元僅可購煤渣一斗七升左右。這種買賣，也得斟酌情形。從根本上想法整理規定，方不致有差錯。

(6) 大煤：在鈔票時代的最小價，每元可買百斤；後來漲至七十斤；六十斤；值至五十斤；四十斤；以至三十斤。在彼時依照票現的情形合算起來，每現洋一元，可購得大煤一百五六十斤，而現在竟漲到一百二十斤，與人民生活頗有關係，也得斟酌規定。

以上所稱的現洋票洋折算的時間，是在今年四月以後，鈔票發生一度恐慌後的情況。至於四月以前的情形，這裏無敘說的必要。

其次，我們所應討論的，就是住的問題。青島租房子

的確比較任何省分的價值爲便宜。不過在鈔票時代，青海省會的房子，約分三等租價：最高的房價爲一元；其次爲七角；再次爲五角。但是自從鈔票收回以後，而房價仍依票洋價格出租。固然，在○票時代，房主吃的虧是很大了，其中有二個月，簡直再提不起。而現在呢？因爲處於金融枯窮的青海，雖不得照依票洋折合計算，但至少須較諸已往，總稍爲價廉一點，方合經濟的原則。因爲時代的艱難，是要大家共濟來渡的；挽救的責任，也是大家應負擔起來的，並不是任何一階級的事兒。所以這件事，也應該依照青海經濟的狀況，而必須重行規定租金，尤其要切制的；是陽奉陰違的奸滑房主。

以上的幾件，是不過就我們所見到的，略略舉出幾樣，作爲一個給負責的當局的建議。因爲一切政治，是要從細微處的，極小的事兒上作起，然後可以慢慢的推而廣之；並不是僅做一點誇耀於人前的，台面上的工作，便就認爲是政治。所以找便將這幾件極細微，極渺小，而不費一財一才的事情，寫出來幾件，作爲一個有益民生的小建議

(文內以○代鈔字)

## 毒惡的迷信——喪葬

鎮西

陶希漫是一個以改造社會禮教自居的人，可是從他沒

有發表這個抱負以前，直到他這次因妻的病死發生喪葬糾紛以後，他故鄉——金家崖——的那些總角之交，卻始終敬他以「老學究」的徽號；甚或還在「老學究」三字上面冠以「窮酸」兩個字去做他的形容詞。

三四年前的一个冬天，我們在省裏聽見他從他工作的金城，辛辛苦苦的把他那病入膏肓的妻子漫托送回故鄉；不到三四個月，便又聽見那可憐的漫托女士終於在金家崖鄉下去世；接着在一個月以後，又聽見這老學究自己已經從鄉下到城裏的某醫院養病了。當時大衆都說是學究因喪偶而入醫院，畢竟是調有情的人。

但是不到多久，我們纔知這學究之病，僅僅和喪妻有關接的關係，絕不是因喪偶而愁而病的，因爲事情是這樣的。

希漫的家，是住在金家崖左邊的一個小山坡上。那兒有一條寬約七尺的溝渠，每當夏秋兩季，渠裏的水，常碧綠的滂滂的流着，所以溝渠兩邊的旱田，早已坪成水田了。因爲這個溝渠的利潤，所以當地的居民，十家中有九家子是能過着優越的日子，即是不幸而遇到大旱，人家的收成上，是不會受到較大的影響的。水渠既賜與人們的利益那樣大，所以對渠身的保護，也是十二分盡責的，於是渠的左右，早經栽滿了垂陽，加以在夏季滿山的碧綠的野草，兩相照映得形成了一種可以動人的風景。尤其是那春將去而夏未來的時候的新雨之後，倘若立在希漫的屋頂上去望那綠柳

相映水天一色的廣大的原野。真是一種曠古得未曾有的濼濼瀟瀟的境界。所以這位以改進社會禮教自居的希×常說：「金家崖是我們將來改造農村的聖地！」

金家崖一帶的鄉下人，對希漫的信仰，是十二分濃厚的，因為他們那兒的一座山，生產得甚為雄壯，因此他們早就認為一定要出一位偉大的人物，他們每逢聽見有人述起偉大人物的降生，必定有人說：「陶大相公儘管向來歡喜說他那從東洋帶回來的英文，不過這一句話倒是不錯的，我們早就承認金家崖的山永不拘年代牠一定是要顯聖的啊！」

在那裏，陶希漫的家庭本是一個食用寬裕的小康之家；我們聽到「陶大相公」這個在都市裏久成陳跡的尊稱，至少便可以猜得着他的住宅，斷不是幾間窄小的破茅屋。確然，這猜奪是極其合乎事實的；那住宅前面的界線，就是對着晒禾場，那裏的人稱之為碾禾場！的那片淡紅色的土磚牆；牆上當中的一合大門——正門——和正門左右兩邊的兩合窗子，組成了那住宅正房對面幾間回照屋子的走人和納光通風的孔道，因為正房和回照之間的天井並不很寬，所以從正門外邊向裏邊望去，不僅可以明白那回照的過道兩旁各有一間屋子，就是正房裏的布置和形形色色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一覽無餘，像這樣一所每面各有三間式的瓦屋，在此地鄉下當然是富有着纔可以享受的；何況正門左邊橫牆上的另一合大門，更能夠告訴我們說是給

陶大相公種田——佃戶——的莊家人，就住在那橫門裏面的橫屋裏面。

自從希×在前幾個月回家以後，那個久無人住的上房，多少也有了一些生氣，儘管時常看見有變新式的禮服，外套和粘上了泥土的皮鞋之類，浪×的陳列在上房的書中的衣架和地板上，今年清明節的那一天，希×有一個姓李的朋友在隨着一班新事業家到金家崖旅行之後，便順道的來訪他。這位李先生剛好在一兩條黑狗的競叫聲中進了陶家的正門，便見過道西面的牆上，以及東西廂房的柱子上，都滿挂着用野花和綠葉編成的花圈：當希×看見他一個數月的好的朋友時，即丟開了那一個編而未完的花圈，連忙站了起來，從那些松枝之類的堆裏過來相迎。

李先生自觀斯景，心頭上頗覺詫異，於是在向希漫問一聲「安」之後，緊續着便又問了一個「做什麼事？」一面用着驚奇的目光，頻頻的望視着那些散掛在各處的花圈，不防希×的答復，却是：「漫托死了！一擗着他那副蒼白而少血色的面孔上立刻起了拘攣抽掣的動作，嘴裏那陣連鳴咽而又帶口吃的聲調，却是：「我……我……我……我……的×……漫托……她……她已經……死了半……半個月之久……久了……李兄呀！這個降自天空的禍變，使我將用什麼法子以應付呢？」

李靜波默聽了他的種種陳述，一凝望着那堂屋的裏面

果然直挺挺的擺着一付新漆的靈柩，因為位置比尋常不同，所以當他進門的時候並沒有想到那是什麼，那靈柩前面，有一條琴桌似的東西供着許多花草，這樣的配着那些花園，倒也很有調和的氣象，顯得出這是一個已經改進而與別個不同的孝堂——苦悶，哀憐，悲慘，異樣地顯出了死的意味，所以儘管免除了一切關於喪禮的東東西西，靜波這時候絕不詫異，反認為是一種率直的解放和改造。

於是他們會用午餐了，在用罷之後，靜波纔知道希×在失去愛人的慘痛之中，還感到許多憤激難堪的事件，那都是因為治喪儀式的新舊而起。原來當時的希×，對舊社會裏的無味的迷信，是反對得最極烈的一個人，所以在×托死後的第一難關，他們之間互相爭論的便是入棺必須看日子和時辰的爭執，陶家的許多人爲了這事，堅持了許多的日子，結果都抵不過希漫的力排衆議；後來剛好遇着×托的哥哥羅蘭前來陶家裏弔喪，他們便請求他出頭做幫手，誰知羅蘭也受過新潮流的襲擊，所以他的一切主張，也和希漫一般無二，於是他們復改變了方針，祇得消積抵抗，說是恐怕忽亂葬埋了，一但遇着凶煞，不但本家子要發生很大的危險，就是三親六故，也都同樣的要感受不祥，因此對於殯殮的一切手續，他們沒有一個人願意出馬料理，然而，事實雖如此，可是最後的勝利，都仍然歸於希×，因為對方反對的那些人所不肯料理的那些事，都由希

×自己，羅蘭，靜波，以及希×的二個兄弟幾個人親自動手辦得齊齊整整；那些消極抵抗的人爽性老羞變怒，各自在新雨之下，張着雨傘踏着皮鞋紛紛如鳥獸而散去了。

希×雖說是儘管得着了勝利，但是這一次延長到好幾天的辯駁和討論，不僅給他增厚了不少的悲哀，並且因了這一回的爭議，還惹出了一些無味的枝節，其中最激烈的，就是親戚隣居的紙錢紙馬以及一切冥具的餽送問題，因為在希×一方面，不僅對那些冥器一類的東西完全屏除，就是孝幃香燭等等也一概不要，理由是他有他的新時代的孝堂裝飾品——花園，本來針葉松是那個地方可以找見的長青樹，杜鵑花和郁李花又是那個地方隨地皆有的時令花，希×選着了這樣好的材料，所以一心一意的編製了許許多多各式花園，說是祇有這樣的點綴品，纔能從想像上安慰他的漫托。然而這種意見，卻不能阻止旁人前來餽送紙錢之類，而況是那些餽送者之中，竟有大一半是故意和他搗亂的！

起初，偶然有紙錢送來，因為事實上是不能璧謝的，所以希漫祇能把他拋在門外的陰溝裏，聽其隨着那溝內的流水而與之俱滅，或者拋在豬圈裏，一任豬子豬孫的踐踏。這消息一傳播着出去，某一天，竟有些戚族約着十多個伙伴一同來弔喪，共計送來了一百多斤的紙錢，希×一面命人給他們張羅酒飯，一面獨自一個人慢慢的設法消滅



那些不願入目的冥具，誰知那些弔客是有意爲難而來的。常招待者請他們入席時，說是禮節尙未完成，不敢遵命，所以竟紛紛的各自動手把那些紙錢在天井裏燒了起來。這一種毫無意味而又牢不可破的舉動——迷信——竟把一個以改造社會禮節自命的希漫簡直氣得死去活來；他連忙從古董房裏取出了一條破口袋，幕地裏展開向那些烈火焙路的紙錢上一壓，接着又把簷口邊一隻水缸推翻，那些紙錢的命運，終於獲救而得留於人間。可是那些口稱不好吃飯的弔客竟來質問希漫，而希漫卻只是默默的座在靈柩的前面沉思着他那口死去的漫托。

於是弔客們都氣得怒髮冲冠，咸有躍躍欲試的態度，結果不約而同的齊聲說了一句：「看這口棺材怎樣出去着門」之後，便各自恨恨而去。因此經過了許久，再沒有一個人來上希漫的門，就是以送紙錢而藉以搗亂的人，也是一個沒有了。

——你看，希漫向靜波說，這也未始不乾淨，沒有人和我搗亂。可是預定的葬期，轉眼就要光臨了，因爲日子又是希漫親自選擇的，不僅沒有人肯來抬靈柩上山，就是在山上掘一個穴，也沒有一個人肯來動手！靈柩是不能久停在家裏的！這時希漫已經寫信託金城裏的朋友，代他找幾個苦工，但是到如今又是好多天而沒有一點消息。因此希漫問靜波道：你有什麼法子可以幫助我呢？越是禮節簡單手續清楚越好。我這裏除了二個兄弟以外，大概祇有做長

工的李五胖子或須不至於把我常做「吃洋教的」罷！

靜波聽完了這一段話，覺得他真有一心一德給希漫幫忙之必要，因爲一則他們是總角之交，希漫以喪偶之餘而感受到這一種意外的奚落怎能不救；二則他自己也是一個以改造自命的人物，對於這種從舊勢力而生的表現，當然應該顯出一種協力抵抗的動作；何況希漫又是一個從外邊回來並且不久還要出頭作一番偉大事業的人物呢！所以他抬起他那個黃枯而又多憂思的面孔，掙着那雙白多黑少的眼，指手劃脚的對希漫說：

——凡不論什麼樣偉大而苦困的事情，安能以堅忍的毅力去對付，那一定是會成功的，而況這一件事又不是沒有法子可想的。現在我們可以先看一看靈柩的樣子吧。

他說完之後，起身走到漫托的靈柩之前，先仔細的端詳了一下，再度量了一回，然後挺着胸脯說：

——這是一幅此地有名的柏木壽器，不但木質異常輕巧，而且很能耐久，即以滿棺而論，也不過四五百斤；若是半棺，那就只有三百多斤了，不知究竟是裝的滿棺還是半棺？

希漫對這一件事情，是一個大大的門外漢，他聽了靜波的話，不明白滿棺和半棺的意義，只得把當日裝棺的情形詳細的告訴他，他便說：

——那是半棺啊，既然半棺，那末像我門這樣講究運動的人，祇要有四五個人，還怕不能上肩馱，現在我們所應該即刻知道的就是由屋裏到塋地上去的路到底有多遠，而且經過的山有多高！

希漫緊接着說：說起將來到是不遠——預定的陰宅就在前面那條山的後邊，我們走出正門經過碾禾場向右一轉就是山脚，從山脚上坡走不到兩百步，就是那預備掘一個陰穴的地方呀！

靜波聽了說：那麼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到山裏去觀察一下，觀察了以後，我們就可以籌措一條辦法；有了辦法我們就來自行解決。希漫，你看怎麼樣？

於是他們就一同起身去察看地勢了，在他們已經從山上下來回到堂屋裏時；辦法呢，已經在山上相度地勢的當兒已商量妥確了，所以靜波臨行還向希漫說：

——事情是決定這樣做好了。但是你若果肯親自去掘一個穴，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我準定到那天的一清早就自己會來的。像你我這樣身材的人，最好是舉行一回富有時代潮流性的喪葬儀式給大眾看看，看他們還能說出什麼行得行不得的話呢！倘若遇着天下雨，順延，然不妨事，現在我所抱歉而不安的，就是不能幫助你多多的繫上幾個花圈。

靜波走了。希漫回到靈柩旁面依然繼續他的工作，面獨自籌劃在葬期之前這幾天裏面，應當如何的分配職務。

希漫自行決定的葬期，終於在不知不覺中而臨到了，並且還是雨後初晴的天氣，太陽一大早就出得異常的有勁兒，不過在靜波的門外，那時候的空氣並不顯得怎樣緊張，微風之中充滿了駭蕩意味，絕不像傍的人家在出殯日期早上應有的那種「熱鬧異常」的俗氣，所以不知內情的人，絕對猜不出當天是會有什麼事情的。在門內呢，那自然要問那個做長工的李五胖子了，然而他所知道的，就是：李靜波和他的一個朋友都來了三兩天；本家主人新近從河邊木行裏買來了一根長的木條和五六根小木條，叫自己鋸成了大大小小的椽子和木柅，又在椽子上剜穿了一些空眼，另外又買來了一大捆酒杯粗細的長麻繩，想起來一定和拾「主人娘子」的靈柩是有密切關連的，並且二個相公不是在後山的坡上親自動手掘開了一個陰穴，又叫人修得四方四正的，看起來，大相公娘子的葬理日一定是不遠的，不過究竟是那一天呢？究竟誰往山上抬呢？他真覺得納悶萬分，然而又不敢去問問這幾位相公。所以他在這天早上，仍然照着往日的習慣，自己支配着自己去作他每日應當作的事情。

忽然，大門旁邊拴住的大黑犬狂大的亂吠起來，並且是越吠越急，李五胖子聽見了黑犬的狂吠，便走到正門口一望，看見碾禾場的南邊，有兩乘膠轎子，當轎子住定時，即由轎子內跳出了兩個人，正沿着場中的一條小道

走了過來。他正着手開門去看一個究竟，誰知希慢兄弟郎舅三個已經從他背後走入正門去了。

靜波來了，並且一同來了一位客人，那位客人是在金城以率領青年遊街著名，並且每當千萬人集會時，善用號筒在講台上傳話的帶醒亞。

現在，他們已經談到本日的表現如何實施的方法了，靜波說：

——我們已是五個人了，加上一個李五胖子和四個脚夫，人數一共是十個，談到抬靈柩有八個人已經是足夠分配的了。剩下的兩個，可用一個在前引路喊左右高低，一個可以在前後左右做事，大小槓的如何上紮，醒亞是一個內行；並且帶來的那些鐵具，是最需要而不可少的。不過，人如何分配，卻要斟酌一番，決定之後，我們便可以紮起棍來。然後一面規定起柩的方式，一面和四個轎夫談價錢，一切完畢再吃飯，以後演習一兩回，便可以起柩了。

其他的問題，倒沒有什麼困難，惟有人分配，真是一個難題，雖說是我們幾位的氣力都不很弱。末了，靜波纔主張由醒亞分配——因為他是內行的原故。

於是醒亞即從衣袋裏，取出了一條灰色的手帕擦一擦他那黑胖無鬚的臉上的油，然後才挺起他那七尺長的身材說：

——我先來說明一副棍的組織罷，那是用一根直的大

棍，兩根橫棍和四根小槓合成的。大槓用麻繩紮在靈柩上；牠的兩頭各有一個剗穿的孔，橫槓在中段也有一個剗穿的孔，我們把橫槓托在大槓下面，把上下兩槓的孔對準，再把一根名叫「牛子」的鐵簾從上孔插進下孔，這兩種槓就拴住一事了。看呀，牛子就是這個哪！這時候，他從外套口袋裏取出了兩根七八寸長的洋釘樣的東西交給希漫。

——我們抬起兩根橫槓，那大槓也就托起了；利用牛子做中心軸，橫槓便可以左右轉動，每根橫槓的兩頭，各又用一根直的小槓從下面托起；被托的地方和小槓的中段，也各有一個剗穿的孔，這兩種棍的孔，也一樣對準用牛子從上對下插進去拴起來；不過這種牛子比前一種短一點罷，都在這裏哪——他又拿出四根略短小一些的洋釘樣的東西來——小棍的轉動也利用牛子；兩端便托在抬柩的人的肩七，這樣，口訣就是：「兩橫托一大，四小托兩橫，托起四小，祇用八個人，左轉右轉全仗牛子靈，」所以我們一共要八個人抬柩，剛纔我看見棍上的空眼都剗得不錯，器械方面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呀……

希漫聽到了醒亞的這段濤濤不絕的說詞後，便焦急的搶着說道：醒亞，請你不要空發議論了，今天也沒閒空兒來談這些，人究竟應當怎樣的分配呢？

——人嗎？醒亞似問非問的說：理由是這樣的，這副棺木雖說不重，但是最低的數量也不下四百多斤，就是八個人每人分担五十斤之譜；不過在下坡道兒，後面卻比前

吃力得多，因此我主張要四個轎夫抬後半段……

大眾都說了一聲：「倒也是個辦法！」他又繼續說：

——前半段呢？我們有六個人，維新是娘家的，非在前半段做前排，給四個轎夫做個破除迷信的先驅，他們絕不肯幹。靜波自然在前半段做後排，本來應當配上李五胖子，不過那個担任「在前後左右見事做事」的職務也是個非常吃力的，所以不如要一個妥當的人去配靜波，抽出李五胖子在前後左右見事做事，大家說怎樣便怎樣，我不過是信口開河隨便談談罷咧。

希漫等衆人都說了一聲「安貼萬分」，靜波纔加上一個「有道理」，事情算分配定了。那個喊「左右高低」的人

除了醒亞再還有那一個呢。

所以醒亞這時候，又成了這一隊「人馬」的總司令了。和轎夫們開談判的是他，說定連紮根抬柩下窆，每人各得兩塊袁世凱，外加做神福的酒肉；不過他們只抬後半段，於是那最後的事情，祇有起柩的手續，因此醒亞又捧着一枝水煙袋，披開外套，靠在一張虎皮交椅上沈思起來；希漫和靜波，也和兩個轎夫討論這件事。

其中有一個轎夫說：「我們應當先到山上去走一回，看清楚了路上的情形，將來抬上去就便當不少。」這幾句真有經驗有力量，登時連那在沈思之中的醒亞也被她引動，連忙立了起來，不過他卻要找尋希漫同去，因為他要在前半段做前排，當然非格外明白不可。然而這時希漫却因為

別的事情不在跟前，尋了一會，纔知道他們已經到山上去了。

這一行人便都出了正門，預備穿過碾禾場向左轉灣走。門外的太陽，已經把碾禾場的幾枝稀疏地種着的檀樹和柳樹的影子射到牆上，幾隻毛片不一的雌雄。正由一隻花羽的雄鷄循着在山坡下的坑邊尋覓天然的給養，無意中看見這一行人成羣成隊的走來，便都隨着雉鷄的那聲嗚嗚的警報，一齊竄到山坡邊的斑竹叢裏去了。他們却從竹叢西邊順着道兒向山上走。

山坡上的雖然不是羊腸鳥道，但是卻不甚陡峻，不過地面上的那種帶粘性的泥土似乎還不長乾，所以便有人說是：「再要是下落到少許的雨便不大好。」

靜波遂發言道：「再上三四十步，便要右轉灣過坳，沿着山拗向西轉入後山，再走百十步平路，就是陰穴所在的地，所以上到坳邊，便不再上坡，祇有四五十步下坡路，此外全是平路，看來是沒有什麼困難……看哪，坳就在那裏……唔，從那個坳邊來的兩個人不是希漫兩個兄弟嗎！」

他們兩弟兄已經走到了一行人的跟前了，說是他們自己也是到穴邊去看情形，並且證明醒亞的計劃是絲毫不錯的。現在祇要去討論起柩手續，何必又多走一回。於是大眾都轉過身來又向卜坡道兒走，不到幾步靜波忽然說道：

—— 露亞，你們看一看這峰山的情勢和氣象，能不能作一個將來改造農村的聖地。 (未完)

## 公務員

(續) 可憐虫

(二) 如此生活

在一個很舊的院子裏，靠西邊有三間一明兩暗的房子。中間——即明間靠牆，放着一張八仙桌兒，兩邊放着一對椅子，顏色都是黃的。桌兒上放着幾本舊書，和四個茶缸子，牆上掛着一副一柱香的長窄小中堂，兩邊襯着一付對聯，髣髴寫的是：「立節尊東漢；爲文祖南華。」左邊暗室裏，靠牆一個錢桌，牆角一個火盆木架，上邊置着一個黃銅火盆，却未燃火。牆上釘着幾張大小不一的像片。靠窗坑上，鋪着兩條紅色舊毛毯；一床舊紅被子，一條舊紅褥子，好像是洞房裏曾經用的東西。坑牆上貼着兩張煙薰的很黑很舊美人畫。總之！陳設的極其簡陋，稍爲闊綽富裕點的人走進來，一定嫌這屋子立足有地；屁股却無處可安放哩。右邊的暗間，極其黑暗，靠牆角子處；按着一個紅色鍋爐，上面套着一個三號小鐵鍋。爐子的左邊一張趕麵的麵板，上面放着幾個碗蓋，和幾根推麵的粗繡木軸。靠窗子這邊一個小坑，坑上不規則的亂推着。上邊一個面黃得像臘，肌瘦得見筋的婦人，躺在那裏，懷裏還摟着一個尚未滿月的乳孩。不多時候，那個婦人將乳孩慢慢的放下，然後徐徐的起來坐下；他那一雙深而且大的秋水

裏，滿滿的裝着兩泡清淚。由他那瘦瘦的白朽臉面上，和枯得像乾柴一般的兩隻柔荑上，就可以斷定這個婦人是新產後得的病。誰知這婦人剛一起身，尚未坐得安穩時，那個才出懷裏安置在床上睡着的尚未滿月的乳孩，又在「我哇！我哇！……」的哭起來了。這時那個婦人，因爲嬰孩的一哭，只好歎了一口氣，那撲救救落下來淚珠子，用手拭一拭，然後重復睡倒在坑上，樓着嬰孩，將他雪白

的乳峯，送在孩子的口裏。

「你還沒喝米湯嗎？你覺得怎樣？似乎較昨晚晚上稍好點兒吧！」一個中飽身子的瘦瘦的書臉面的男子，從房子外邊走了進來，穿着一件藍絲布四半新長衫；藍斜布的舊褲子；和一雙已經開了窟窿的禮服泥破鞋子；頭上帶着一頂褐色禮帽，邊說邊在這個婦人身傍坐下。「沒希望了！沒希望了！簡直要急壞人哩！這……可怎麼……怎麼辦呢？」

「難道不發了嗎？一個月也靠不住了嗎？」那個婦人將蓬蓬未理的頭，似乎很驚異地抬了起來，向男子的臉上望了一望說：「你怎的急得這樣呢？」

「發是發的，不過……」那個男子說到這裏，頓然將聲住着再也不響。

「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婦人着急問：「難道你這樣有心說無心說的，終久還會能一不說就了事嗎？我看你是故意和人來開玩笑裏！是不是。」

「到這時，誰還和你開玩笑來？」男子着急說：「本來聽說仲秋節能發兩月的維持費，但是後來不曉得誰給提議出來，因共匪有竄擾青海的企圖，青軍多半開往前線，佈防堵禦，因為軍餉困難，所以各機關的維持費暫行少發一月，因為軍隊在前線，正在用命打仗，較之後防工作的人，苦的天淵相差哩！所以到這時顧軍餉，是最要緊的，後防工作的人，少發一月，他還能想法維持，不至如前防之困難！」

「這是誰人的提議？這人一定肚子裏能吃飽，不顧別人如何困難，坐着說話腰不疼，所以隨隨便便提了出來！」那個婦人聽了男子的話後，才這樣問：「共產黨到底是什麼東西？從前聽說在江南裏！離我們這裏還有好幾千里路呢！怎麼這時忽然會到青海來呢！難道他們都會妖術邪法；會騰雲駕霧的飛到這裏來嗎！你說的話，簡直把我裝在鼓裏，不知道東西南北了！」

「牠們那裏會騰什麼雲，駕什麼霧；妖術邪法，他們不但不懂，特別是他們至死也不會信服這一套的；飛的話更是說不上了。牠們因為被中央隊伍，打得落花流水，趕得走頭無路，所以在東南立不住足，才跑向西北來，牠們竄到四川的北邊亂鬧的話，我不是已經對你說過好幾次了嗎？因為四川的北邊，是和青海南邊連界的。他們又被川軍及中央隊伍，趕到絕處了，所以破釜沉舟，孤注一擲的擬向青海逃竄，企圖跑到新疆，接連俄國，因為俄國

是共產黨的祖國，老子國，能和俄國接連，他們就不怕什麼的，可以任性妄為了，所以總向青海來的。他們的用意居心，真是陰險毒辣得很哩！若果此時不預先將他們設法堵着，將來不但是青海的禍害；還是全國的禍害哩！因為這事，關係着中國全國的安危，所以當局才很認真的防禦以遏禍亂哩！男子說。

「我們的命運真苦，真壞！我那年不是土匪鬧，恐怕還不能來到西寧！誰知土匪鬧過沒幾年，又來鬧什麼孫殿英！那年不是我倆剛訂了婚嗎？就是因為孫殿英鬧得你們的維持費，少發了幾月，所以結婚禮未能舉行。直到去年，剛剛結婚，僅僅有十二個月的樣子，又鬧起什麼共產黨來了，鬧來鬧去，還不是老百姓和幹小事兒的人們吃虧罷！幹小事的人維持費不發，還是小事，不過你拿一塊錢僅秤七八斤麵，不是把人要活活餓死嗎？一升煤渣竟漲到一角五分，實在是從來未有的事兒，豈不要令人吃生食嗎？大煤一元五十斤；街道上一個銅板也找不出，貨物布棧，都是漲了三四倍，誰還能穿起衣服呢？這樣下去，雖不能餓死，也得凍死哩！難道主席和軍長，一點兒也不管嗎？偏不偏，我們又生了這個撈什子，那一點兒上不費錢。你想：你掙的錢，名義上是五十元，但是經過公家的七折，一年又發八月，合為現洋，不過僅僅是七八元左右，能夠做什麼呢？何況你拉的欠債，正是不少哩！」那個婦人一面這樣刺刺啾啾的說個不住。那個男子也在一面急得如

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并且說道：

「唉！我們的命若是苦，竟想不到現在會連一個公役，一個工徒，都不如的。三十五元的票子發八個月，合爲七八元左右的現洋，實在不如從前的公役工徒。但是現在的公役工徒們，除掉很少很少的三兩個機關，是現白洋外，其餘發票子的機關，可真了不得的。每月直如二三元而已！我們處在這種天趕人催的時候，「跛子腿上用棍敲」。『屋漏偏逢連夜雨。』「急風偏殺殘花。」有什麼辦法哩？」

「哼！」婦人聽他說完以後慢慢的說：「沒辦法能行麼？」接着發出一種燭然的苦笑來表示他這時可以制服男子的神情：「世上養婆娘娃娃的是你們男子漢正當的，俸內的事體；是男子漢應份兒幹的事情。現在你又平白底添了一口人，想法子，拉大成天，却說起沒辦法的話來，真不害羞！世上的事兒，你也沒辦法；我也沒辦法；一個沒辦法；就會將事情拋在一邊，一點不管，那還能行嗎？」

「唉！」男子又歎了一口氣：有什麼辦法呢？有什麼辦法可供我辦呢？你想一個月僅得現洋七八元左右，還不能按月發清，你想連應酬也不夠，穿衣、吃飯，更是難談得到的事。何況這兩三月來，所拉的賬；欠的債，已不下七八十元了；計麵洋二十元；葯洋七八元；菜舖子上也有七八元；還有朋友處所借的零用錢十餘元；端午節前所欠未

還清的約二十餘元。這些都尚不大要緊，還有去年結婚時所穿的新衣材料，尚有十餘元未清賬；以及結婚時所欠酒席洋三十餘元，統計起來，這四五十元，却不能不還一半的。但是以上數宗，已經是一百三四十元了，我們就還五分之一，至少也得三十元左右，這次僅發一月，不過三十元票子，以此區區之數，是夠還賬呢？是夠過節呢？何況節後的三四月的麵、菜、零用，及煤渣、大煤，統計下來，亦不下五六十元，能在何處想法子哩？況且你近來生了小孩，老娘婆的二元接生錢；還一元青穀米錢；生化湯三劑；你又不幸得了病，藥錢至少非二三元不可；謝先生又是少不下的事，你想這三十五元，能夠那一面呢？豈不是將我害了嗎？天乎！」

「法我倒想了一個，不過來不多錢。」婦人很鄭重說。接着又似乎很懷疑的：「你剛說三十五元倒將你害了，這是什麼話。我聽人說錢財總是利人的，並不害人啊！」

「唉，聽你說得出！問得出！連這點也不懂得。」男子無意的急着：你想要是不發這一月，賬主前還有個賴頭；就是再欠賬也還有說法。如今錢是發了，你想不給人家還有什麼話說呢？再還有臉面去欠人家的東西麼？」接着：「你不是才說有什麼法子嗎？請你快些說出來，我們斟酌斟酌吧！」說着，看定婦人。

「你別急哪！」婦人存紅着臉說。「法子倒是有，

不過有些丟人，傍人聽見，與你依面子上也不大好着，這以還是不說的，因為你要面子的人，什麼公務人員哪！又是一個讀書人哪！」婦人說完以後，不覺笑了一笑，臉上更紅了一紅，好像榴花。

「到底是什麼法子，你趕快說吧！再別急人了！」男子問這句話後，一雙眼珠兒一動不動底看定那婦人。並說：「你只要有了法子，拿出來同我商議，我絕不會生氣！」那婦人聽了這句話，知道男子的意思，便笑了一笑，並向窗子外面望了一望，見沒別人，才慢慢附着男子的耳邊，如此，這般，說了一陣。男子起初似很煩惱，後來才點了點頭走下那小坑去說：

「你先喝點米湯，病養好了再說，這事可行不可行我們再斟酌吧！」

### 各縣巡察隊日記

（未完）  
盧澄

魔術既畢，由余及楊生彬范有華二同志等，相繼向百餘村人作開導工作，計當時所講述要點：（一）現代科學昌明，利用聲光化電及各物力，發明種種克服自然之利器，飛機槍砲之類，亦不過科學改進物質用途中之一種，並非神仙演變法術者，繼復略述飛機構造之學理與作用，勸鄉人從此遣其子弟求學，以追蹤時代，而為自救救國之準備，勿復迷信神佛，至或為落後之廢物。（二）楊同志講述魔術為科學與技術之結晶品，並非仙佛之法術，只要能夠

讀書明理，不難一一認識，見識一多，自然見怪不怪。覺悟真理。（三）范同志講述本隊使命，並解釋民衆有參加本黨國民革命之必要，於是聽衆均闕然要求入黨，由余等選擇得十二人。

是晚，宿朵木龍，晚餐後，鄉長又來敘家常事，據談是晚繳納差租費，一仟吏胥之支配，上年繳納差租款項，每石共計七八十元，今年因加繳門兵攤款，每石需自六十元，又云門兵攤款，全縣似不一律，自每斗六元至八元不等，其理由如何？大家均莫名其妙，余等鄉人，只有聽命於吏胥，承命繳納而已，余等聞言，不勝為之感嘆，蓋吏胥假公濟私，全國皆然，鄉愚受其愚弄，豈祇鄉僻小村莊為然，惟望以後全國之作親民官吏者，能明察此種癥結，明察民隱，即庶幾不負民牧之職責，談至十時許，始各就寢。

#### 出版者：

青海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

青海評論社

價目每本三分

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